

鎖池臺作鎖
璜碑

二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十

律詩六十首

送王汲宰藍田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
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罇
樹搖秦甸綠花入輞川繁
若遇西來旅時應問望一作

故園

微安門曉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葱葱
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一作
露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
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

名郎出粉闈佳郡古關西
幾驛秦亭盡千山蜀鳥啼
朱輪照耕野綠芋覆秋畦
向闕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朝雲來少室日暮向箕山
本以無心出寧隨倦客還
春歸伊水綠花晚洛橋閑
誰有餘樽酒相期一解顏
逸老亭一本注彭城公白蓮庄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
池光開小幌山翠入重城
野鳥窺華袞春壺勞耦耕
枕前雙鴈沒雨外一川晴
解組金龜重調琴赤鯉驚
雖懷安石趣豈不為一作念

養生

廣愛寺

都人布金地紺宇巋然存
山氣蒸經閣鍾聲出國門
老杉春自綠古壁雨先昏
應有幽人屐未留石蘚痕

弔黃學士三首名鑑

嚴正辭書久蘭臺約史成
迎親就江水厭直出承明
世德無雙譽詩豪第一評
風流今頓盡響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痛
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
金馬人相弔長沙物易妖
秋風吹越樹歸旄自飄飄
自古蘭衰早因令蕙歎深
書遺茂陵藁病作越鄉吟

嵩里無春色 闕山蔽夕陰 空嗟埋玉樹 齋志永沉沉

雨後獨行洛北

北關望南山 明嵐雜紫煙 歸雲向嵩嶺 殘雨過伊川
樹繞芳隄外 橋橫落照前 依依半荒苑 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 一本注西京作

一雨郊圻迴 新秋榆棗繁 田荒溪溜入 禾熟雀聲喧
燒出空槎腹 人耕廢廟垣 閑追向城客 落日隱高原

智蟾上人遊南岳

終日念雲壑 南歸心浩然 青山入楚路 白水望湖田
野渡惟浮鉢 山家少施錢 到時春尚早 收茗綠巖前

送左駸丞一作入蜀

傳聞蜀道難 行客若登天 紫竹深無路 黃花忽見川
關鳥嗟異域 問俗訪耆年 欲識京都遠 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 一作 秋郊

寒郊桑柘稀 秋色曉依依 野燒侵河斷 山鴉向日飛
行歌採樵去 荷鋤刈一作 田歸林一作 村 酒家家熟相

邀白竹扉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寮友

周禮恤凶荒 軺車出四方 土龍朝祀雨 田火夜驅蝗
木落孤村迥 原高百草黃 亂鴉鳴古堞 寒雀聚空倉

桑野人行鱸魚陂鳥下梁晚煙茅店月初日棗林霜
墜戶催寒候叢祠禱歲穰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緱氏縣作

亭候徹郊畿人家嶺坂西青山臨古縣綠竹繞寒溪
道上行收穗桑間晚漑畦東臯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間雉飛橫斷澗燒響入空山
野水蒼煙起平林夕鳥還嵩嵐久不見寒碧更羸顏

送梅秀才歸宣城

從學方年少還家罄索金久為江北客能作洛生吟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颿遙看山口火暗渡洛川橋
不見新園樹空聞引葬簫林鴉棲已定猶一作此倦
征鏢

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
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綠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

寒齋日蕭索天外故簷楹竹雪晴猶覆山窓夜自明

禽歸窺野客雲去入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過一作山鳥入

城啼賓主高談勝心真外物齊惟應朝枕夢長耿膈

隣一作雞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呈府中同

寮

古木鬱沉沉祠亭相袞臨雷驅山外纓雲結日邊陰

霹靂來初合依微勢稍深土膏潛動冰野氣欲成霖

隴上連雲色田間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黃屋正焦心

帝已三川美離宮萬瓦森廢溝鳴故苑紅蘓發青林

南畝猶須勸餘春尚可尋應容後車一作後客時作洛

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

聖俞仍酬遞中見寄之什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荒徑花發半枯槎

高榭林端出殘陽水外斜聊待一罇酒徒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一作希深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為謝公客徧一作入梵

王家陰澗初生草春崑自落花却尋題石處歲月已

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

偶來林下徑共酌竹間亭積雨添方芳一作沼殘花點
綠萍野陰侵席潤芳氣襲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兀
爾形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卷沙流
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
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
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跡空歎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

聖俞

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舊社更誰能擁
鼻新秋有客獨登高徑蘭欲謝悲零露籬菊空開之
凍醪縱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晚過水北

寒川消積雪凍浦漸東流日暮人歸盡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歸客下三川孤郵暫解鞍鳥聲催暮急山氣欲晴寒
已作愁霖詠猶懷祖帳歡更聞溪溜響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

幕府三年客羣居幾日親初分關一作口路猶見洛陽人
隴麥晴將秀田花晚自春向家行漸近豈復倦征輪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

投館野花邊羸驂晚不前山橋斷行路溪雨漲春田
樹冷無棲鳥村深起暮煙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一本有并引字

朱家曲自許縣北門上赤坂岡分道西行入少
路三十里有村市臨古河商賈之販京師者
車皆會此居民繁雜宛然如江鄉予
以事偶至此宿旅邸明且遂赴京師

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窮桑柘田疇美漁商市井通
薪歌晚入浦舟子夜乘風旅舍孤煙外天京王氣中
山川許國近風俗楚鄉同宿客雞鳴起驅車猶更東
行至堪澗作

霜後葉初鳴羸驂遶澗行川原人遠近禾黍日晴明
病質驚殘歲歸塗歇一作暮程空林聚寒雀疑已作
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山河持節遠亭障出疆閑
征馬聞笳躍雕弓向月彎禦寒低便面贈客解刀環

鼓角雲中壘牛羊雪外山穹廬鳴朔吹凍酒發一作
朱顏塞草生侵磧春榆綠蒲關應須鴈北嚮方值使
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遠風霜草木腓
郡齋賓榻掛幕府羽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塵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
朔風馳駿馬塞雪射驚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威勝軍張判官

此地不知春惟看榆葉新岑牟多武士玉塵重嘉
野燐燒一作驚行客烽煙入遠暮一作塵繫書沙上鴈時
寄日邊人

送同年史襲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茲一尉遠猶因折腰嗟
白馬關中道青天一作棧外家過秦應弔古惟有故
山斜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盡舸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鳥外飛
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

洋川辭初授

梁漢褒斜險夫君畏遠遊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潮頭
岸柳行稍盡江蓴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

作送朱慶仁

為客久南方西游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閉楚祠荒
油幕無軍事清猿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編一作識洛

陽生共歎長沙謫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

陰成

送王尚恭隰州幕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一作城起畫角向

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遙知為客恨應賴酒

盃消

送王尚詰三原尉

初仕便西轅驪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

桑柘千疇富人煙萬井閑欲為京洛詠應苦簿書間

送餘姚陳寺丞

銅墨佩腰間中流望若一作仙鳴蟬汴河柳畫鷁越

鄉船下瀨逢江鴈瞻氛落海島山川仍客思盡入隱

侯篇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疆
自言秦隴一作嶺水能斷楚
人腸失意倦京國
羈愁成鬢霜何如伴征鴈
日日向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

風煙地接懷井邑
富田坎河近聞水
坼山高見雨來
官閑同小隱酒美足街
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山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
峰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二首

望紫朝廷重文推天下清名畏楊綰
故事問胡公物議盡為相風流頌已窮
仁言博哉利獻替有遺忠識度推明哲
風猷藹縉紳何言止甲壽遂不秉洪鈞
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
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
結髮一作綬逢明主馳聲著兩朝
奠楹先有夢升屋豈能招
贈服三公袞兼榮七葉貂
春風笳鼓咽松栢助蕭蕭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孤舟日日去無窮行色蒼茫香靄中山浦轉帆迷向

背夜江看斗辨西東
漈田漸下雲間鴈
霜日初丹水上楓
蓴菜鱸魚方有味
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

雲間征鴈水間棲
矰繳方多羽翼微
歲晚江湖同是客
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已下五首一本屬夷陵九詠

島嶼松門數里長
懸崖對起碧峰雙
可憐勝境一作景當窮塞
翻使留一作流人戀此邦
亂石驚灘喧醉枕
淺沙明月入船窻
因遊始覺南來遠
行盡荆江見蜀江
下牢津

俄傳下牢口古戍鬱嵯峨
入峽江漸曲轉難一作多

白沙飛白鳥青障一作障合青蘿
遠客初一作歸經此

悉詞作楚歌

龍溪

潏潏出亂峯演漾綠蘿風
淺瀨寒難涉危槎路不通
朝雲起潭側飛雨徧江中
更欲尋源去一作山深不可窮

勞停驛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
樹杪帆初落峯頭月正圓
荒煙幾家聚瘦野一刀田
行客愁明發驚灘鳥道前

黃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煙三峽
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况復驚殘歲慰客偏宜把
酒盃行見江山一洲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望州坡

聞說夷陵人為愁共言遷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
倦却喜坡頭見峽州

居士集卷第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遊老亭雨外一作後

早黃學士越鄉一作山

被牒行縣呈寮友一作寮友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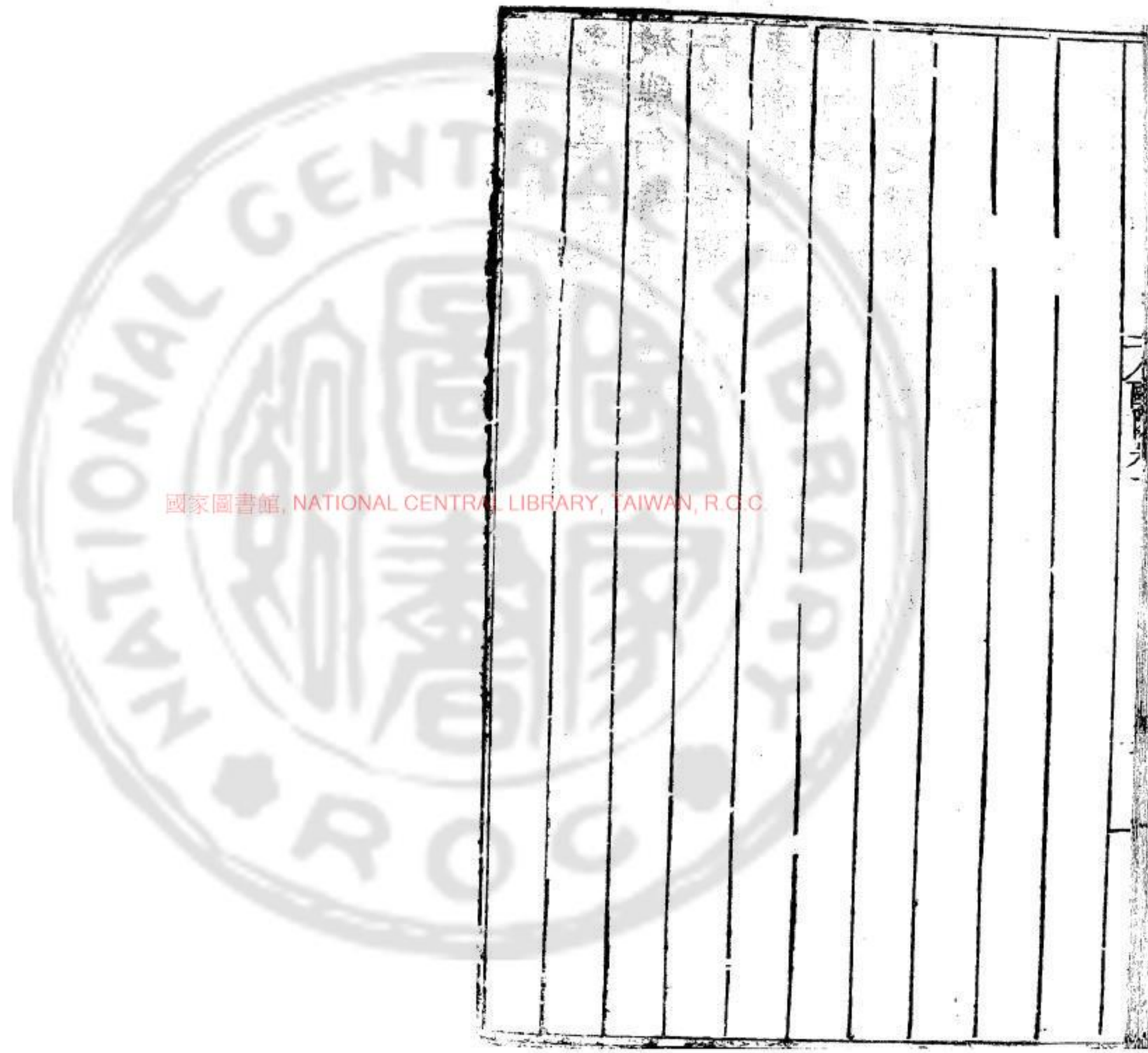
行次作寒碧一作疑碧

東齋賓主一作至

黃河馳馬一作無馬

和應之登廣愛寺閣經年終一作

江行贈鴈征鴈一作秋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士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

三峽倚岩堯同一作遷地最遙物華雖可愛鄉思獨

無聊江水流清嶂猿聲在碧霄野篁抽夏笋叢橘長

春條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一作蔽日山

霧晦連朝斫谷爭枚漆梯林闢摘椒巴賓船賈集一作

巴江船蠻市酒旗招時節同荆俗民風載楚謠俚歌

成調笑捺捺作鬼聚喧囂夷陵之俗多淫奔又好祠

錢其餘里語謂之捺得罪宜投裔包羞分折腰光陰

鬼因此多成關訟



惟晏歲牢落慘驚颿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縣樓
朝見虎官舍夜聞鶡寄信無秋鴈思歸望斗杓須知
千里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幕府文書日已稀清罇歲晏喜相携寒山帶郭穿松
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蘚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
深溪馬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

字照鄰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罇同高文落筆妙天
下清論揮犀服坐中江上掛帆明月峽雲間謁帝紫

平日相從樂會文博臯壺馬占朋分罰籌多似昆陽
矢酒令嚴於細柳軍蔽口雪雲猶靉黳欲晴花氣漸
氤氳一罇萬事皆毫末螺贏螟蛉豈足云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類因戲

書七言四韻

結綬當年仕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伊川洛浦尋芳
徧魏紫姚黃照眼明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春至少
紅英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

至喜一作虛白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
呈元珍表臣

為憐碧砌宜佳樹自斲蒼苔選綠叢不向芳菲趨一作
赴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葱披條泫轉清晨露響葉蕭
騷半夜風時掃濃陰北窻下一枰閑且伴衰翁

戲答元珍一本下云花時久雨之什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
橋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一作
鳥聲漸變知芳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
南人意無聊不須嗟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日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趣鍾鼓梵王家
地僻遲春節風晴變一作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嘒已
交加冰下泉初動煙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探欲
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蕭條雞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一作巴窮遊女髻鬢

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夷陵俗朴陋惟歲暮祭鬼

婦女競為野服以相遊嬉平時都邑今為陋敵國江

山昔最雄三國時吳蜀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鴆酒

問鄰翁

處士何參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荆楚故事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

一作代書寄舍人三丈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紫籜青林長蔽
日綠叢紅橘最宜秋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
善泗臘市漁一作魚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風鳴
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月出行歌聞調笑花
開啼鳥亂鉤輶一本有談庭畫地通人語邑政觀風問理語士俗鍾輕人自樂山川信美
客偏愁黃牛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曾是洛
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一作贈丁判官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酒一作盃須信春風
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一本注夷陵作

青一作春山四顧亂無涯雞犬蕭條數百家楚俗歲時
多雜鬼蠻鄉一作風言語不通華繞城江急舟難泊當
縣山高日易斜擊鼓踏歌成夜市邀龜卜雨趁燒一作
畚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惟有山川
為勝絕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

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經年遷謫厭荆蠻惟有江山興未闌醉裏人歸青草

渡夢中船下武牙灘野花零落一作風前亂舞一作飛
雨蕭條江上寒荻笋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一作寄謝希深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恠我一作還浪得浮名

銷壯節羞捋一作看白髮見一作對青山野地向客開如

一作異花向我情猶笑芳草留人意自閑却到一作行至謝公題壁

處向風清淚獨一作臨瀟瀟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入餘花晚自開

命賓曾授簡開府最多才今日西州客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葬簫笑言猶在耳鬼魄遂難招

天象奎星暗辭沐玉樹周朔風吹霰雪銘旆共飄飄

前日賓齋宴今晨奠柩觴死生公自達存沒世徒傷

舊國難歸葬餘貲不給喪平生公輔志一作得在

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濱泉臺一閉夜蒿里不知春

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牛嶺

邦人盡一作自說畏愁牛一作愁不為事愁我亦愁終日

下一作山行百轉却從山脚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絕

一本後篇作別鎮陽寄沈待制

留滯西山獨可嗟殘春過盡始還家
落花縱有那堪醉一作看何況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
嗟我落花無分看莫嫌狼藉掃中庭

寄秦州田元均

由一作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一作樂耕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

說高樓對隴一作雲莫忘一作鎮陽遺愛在一作北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李一作正一作編一作深一作桃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
從來漢粟勞飛

輓當使秦人自戰耕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一作冠

劔六蕃迎知君材力多閑暇刺聽陽關醉後聲

樂城遇風効孟聯句體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倥爭吹嘘回暖律號令發新正

遠響來猶漸狂奔勢益橫頽城鏖戰鼓掠野過陰兵

掃蕩無餘靄顛摧鮮立莖五山搖岌業九鼎沸煎烹

玉石焚岡裂波濤卷海傾遙聽午合市爭呼夜驚營

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
電鞭時若割雷軸助喧轟
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恠
呈狐妖憑莽蒼鬼焰走青熒
奮怒神增悚中休耳暫
清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鼉鳴
飄葉千艘失飛空萬瓦
輕獵豪添馬健舶穩想帆征
畏壓頻移席陰祈屢整
一纓凍消初醒蟄枯活欲抽萌
病體愁山館春寒賴酒
鎗雞號天地白登籠看晴明

過中渡二首

中渡橋邊十呈堤寒蠟
一作落盡柳條衰年年塞下
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

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記得來時橋上

通斷冰殘雪滿河流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陽城淀裏新來鴈趁伴南飛逐
一作何事越船野岸

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

自勉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
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

都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
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罇酒對青山
天街樹綠騰歸騎玉殿霜清綴

曉班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

別後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繞亭黃菊同君
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在瑯琊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
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
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公疑滁州
謝上表云

諸縣豐登苦無公事
一家飽暖共荷君恩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興齊屈佐留京攬轡令行來按屬以城楚館尚書

春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
香雪後清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

作邑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已能為政留遺
愛何必栽花遺後人藹若芝蘭芳可襲溫如金玉粹
而純友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亭遊春三首

綠樹交加山一作新鳥啼晴風蕩漾落一作曉晴花
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一作酒醒春已一作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
草惹行襟絮拂衣
行到亭西逢太守
籃輿酌酒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
長郊草色綠無涯
遊人不管春將老
盡一作來往一作亭前踏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宜相間
先後仍須次第栽
我欲四時携酒去
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一作郡齋聞百舌

百轉千聲隨一作意
移山花紅紫樹高低
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
林間自在啼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繞郭雲煙一作閣一作雲
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
霜林落後山爭出
野菊開時酒正濃
解帶西風飄畫角
倚欄斜日照青松
會須乘醉携嘉客
踏雪來看羣玉峯

送張生

一別相逢十七春
顏頰衰髮互相詢
江湖我再為遷客
道路君猶困旅人
老驥骨竒心尚壯
青松歲久色逾新
山城寂寞難為禮一作客一作濁酒無辭舉爵頻

田家

綠桑高下映平川
賽罷田神笑語喧
林外鳴鳩春雨

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滁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一作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聞道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新花自向遊人笑啼鳥猶為舊日聲因拂醉題詩句在應怜手種樹陰成須知別後無由到莫厭頻携野客行

招許主客

欲將何物認嘉客准有新秋一味涼更一作掃庭

寬

一作開

有畝少容明月放

一作吐

清光樓頭破鑑看將

滿甕面浮蛆撥已香仍一作更

一作約

多為詩準備共防梅

老敵難當

金鳳花

憶繞朱欄手

一作喜

自我綠

一作繁

叢高下幾番開中庭

雨過無人迹狼籍深紅點綠苔

鷺鷥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鵲

鮮鮮毛羽耀朝輝紅粉墻頭綠樹枝日暖風輕言語
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誰栽金菊叢相
近織出新番蜀錦窠

樵者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
雨南澗歸時渡處深

詠雪

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遽臻飄飄初未積散漫忽無垠

萬木青煙滅千門白晝新往來衝更合高下著何勻

望好登長榭平堪走畫輪馬寒毛縮蝟弓勁力添鈞

客醉看成眩兒嬌作吐且擊虛堂明永夜高閣照

清晨樹石詩翁對川原獵騎陳凍狐迷舊穴飢一作

雀噪空囷此土偏宜稼而予濫長人應須待和暖載

酒共行春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解榻方欣待雋英掛帆千里忽南征錦衣白日還家

樂鶴髮高堂獻壽榮殘雪楚天寒料峭春風淮水浪

崢嶸知君歸意先飛鳥莫惜停舟酒屢傾一作行

初至潁州西湖一作到潁治事之種瑞蓮黃

揚一作因與郡官小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

運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

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啼一作禽似與遊人語明作好

月閑撐野一作艇隨每到最佳堪樂處却思君共把

芳卮

三橋詩皇祐元年新作三橋而名之既而又為之詩

朱欄明綠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望清連對女郎

清連閣名後作去思堂

右宜遠

魚鷗入遠樹飛蓋渡長橋水闊鷺雙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幽浦漾平波回看望佳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答通判呂太博

千頃芙蓉蓋水平郡伯荷花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

圍處花光合予嘗採蓮千朵插紅袖傳來酒令行

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舞踏落暉留醉客歌遲檀板

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曉日未昇先起
霧綠陰作黧本初合自生煙身閑始覺時光好春去猶
餘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簫鼓樂豐年

居士集卷第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答蘇子美見寄云祭鬼聚喧囂本注夷陵俗
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餽其餘里俗謂之
祭鬼諸本皆同惟蜀本以祭為捺朝佐按類篇捺
初葛切挑取也推也有推食之義蜀去峽近故能
知其方言又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亦作捺按
集韻捺桑葛切散之也有散福之義二義皆通今
改作捺一作捺若作祭字別無意義本注豈應復
言里俗謂之祭鬼也

答蘇子美

俚歌

石本歌本

搽鬼

石本搽鬼

石本搽鬼事注

遊東山寺

冬後

石本冬至後

幕府

幕一作

龍興寺

小飲

氛氲一作

手植楠木

泫轉

石本瀝一作

獨遊東山寺

交加

交一作

夷陵書事

向君蓋

石本一作

寄子山待制

京本

出今日

報鎮陽守

有行日

某絕

送沈待制

方喜

方務一作

入汴河聞

鴈新來

秋一作

送劉都官

都城門

一作

幽谷種花

淺深

紅白

紅一作淺白

送揚先輩

高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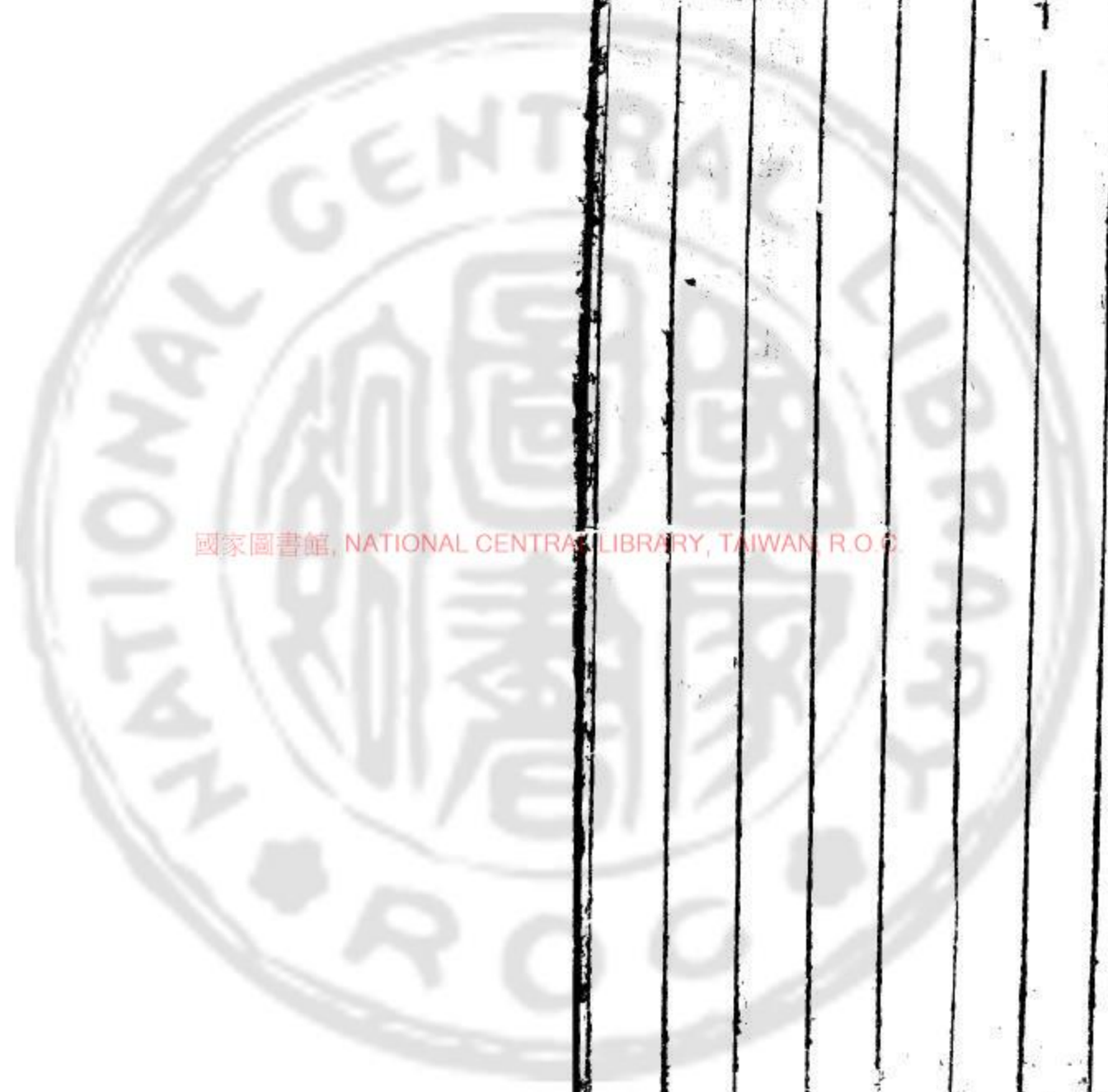
高一作

答呂太博詩

注插

以插一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	--	--	--	--	--	--

二八四七九一

居士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送寄一作謝中舍二首

滁南一作陽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

遺一作父傳一作留老說世人今一作分作畫圖誇金閨一作籍子

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試問弦歌為縣政一作意何如

罇俎樂無涯

喜聞嘉譽藹淮壖又看吳一作送帆解畫船隴畝遺民

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一作傷吾一作憂今爾

仕路一作官青雲子勉旃舉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



少一作留連

酬張器判官泛溪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閑味愈長日暖魚跳波面
靜風輕鳥語樹陰涼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
夕陽所得平時為郡樂况多嘉客共銜觴

西園石榴盛開

荒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綠葉晚鶯啼處
密紅房初日照時繁最憐夏景鋪珍簞尤愛晴香入
睡軒乘興便當携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一作初泛西湖

萋萋香清

一作綠萋紅蓮

畫舸浮使君寧

一作不

復憶揚州都

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夢中作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
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罇同昔日青衫令今為白髮翁

俟時君子守一作處求士有司公況子之才美焉能久

困窮

送楊君之任永康

劔峯雲棧未嘗行圖畫曾看已可驚險若登天懸鳥道下臨無地瀉江聲折翬莫以微官恥為政須通異俗情況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絕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 一云與丞相太

傅杜公唱和十一首自此而下

儉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樽談笑作閑人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國一心勤以 一作 瘁還家五福壽而康風波已出憑忠信松栢難凋耐雪霜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

首再升堂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 一本云太傅相公寵答佳

篇仍索拙詩副木謹吟成四韻以叙獻懷

楚肆固知難銜玉立門安敢輒論詩藏之十襲真無用報以雙金豈所 一作 宜已恨語言多猥冗況因盃杓 一作 正淋漓願投几格資哈噓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一本雙賜嘉篇衰惜謹依元韻聊述

規佩之意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銜詩憂患飄流誠已甚文辭衰落固其宜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

酒滿兩辱嘉篇永為寶豈惟榮耀詫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

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一本作因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為天下

福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

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云伏蒙寵示

之會其亦經春多病誠有可嗟謹依元韻輒

辭謝素一本於經春多病下又有略無少暇

醉翁豐樂一閑身憔悴今來汴水濱每聽鳥聲知

節因吹柳絮惜殘春蓋經春罕平生未省降詩敵

不難韻甚到處何嘗訴酒巡壯志銷磨都已盡看花

覺牽逼翻作飲茶人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一作拙政然一雨雖知

為美澤三登猶未一作補凶年京東累桑陰蔽日交

垂路麥穗含風秀滿田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蕩酒

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凜凜節竒霜澗栢昭昭心瑩玉壺冰正身尚可清風

俗當暑何須厭鬱蒸塵柄屢揮容一作請益龍門雖

客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潁水濱惟以琴樽樂嘉

客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元一作

去思從此四夷聞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蹤跡本羈單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拙憂患經多矣疲駑尚勉旃凋零鷺谷友

下門憔悴鴈池邊忽忽良時失區區俗慮闡公齋每偷

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作本無倦餘談亦可編每按

多記立朝行已之節至於談笑之間亦仰高雖莫及

希驥豈非賢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

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

祿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尚書郎馮平

一本注云即丞相社公太子賓客王煥光

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

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

自寒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一作傳畫圖看

答杜相公惠詩

韻課成一首

一本云近以藥苗茶具為獻伏蒙謝以嘉篇云云謹於別

藥苗本是山

仙一作

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敢以微誠

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

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

在一作

世豈惟榮耀詫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曲欄高柳拂層簷却憶初栽映碧潭人昔共遊今孰

在樹猶如此我何堪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

半酣後日更來知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不歸車馬喧喧走塵

土園林處處鎖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羈客多傷涕

自揮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

一作主原父

禁署

一作省

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溢金盤纖埃不隔

堯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蓮燭燒殘愁夢斷蕙爐薰

歇覺衣單水精宮鎖黃金闌故比人間分外寒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

一作和子華朝退寒甚陪諸公飲

玉階朝罷卷晨班官舍相留一笑間與世漸疎嗟已

老

一作態

得朋為樂偶偷閑紅殘榻管吟紅藥綠酒

八國卷五
六
盈樽舞綠鬟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慙白髮與蒼顏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一作馬上口占本

云呈子
華子履

凌晨更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街霜後樓臺明曉
日天寒煙霧著宮櫪山林未去猶貪寵罇酒何時共
放懷已覺蕭條悲晚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謁後駕還宮

琳館清晨藹瑞氛玉旒朝罷奏韶鈞綠槐夾路飛黃
蓋翠輦鳴鞘向一作紫宸金闕日高猶泫露綠旗風
細不驚塵自慙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德源州幽谷

滁南一作豐山幽谷抱千峯高下山花遠近紅當日辛勤
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
能說醉翁誰與援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一作和欽聖學
士聞喜置酒即事

截嶽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清川萬古流不
盡白鳥雙飛意自閑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
江山少年我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涓州溪園一作西溪

聞說溪園景漸佳遙知清興已無涯飲闌歸騎多一作

去乘月雪後尋春自探花百轉黃鸝消未日雙飛白
鳥避鳴笳平生喜接君酬一作嗟予每許陪高唱不得樽前詠
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初旭一作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
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鞵一作鞍驕躍躍貂
袖紫蒙蒙朔野驚颿慘邊城盡角雄過橋分一水回
首羨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兒童能走馬婦
女亦膏弓度險行愁失盤高路欲窮一作斗絕誇天
山深聞喚鹿林黑自生成一作風松壑寒逾響冰溪一作

賢禮亦隆斫一作研冰燒酒未凍一作膾縷霜紅白草
經春在黃沙盡日濛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祇事
須彊力嗟予乃病翁深慙漢蘇武歸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一作過塞

古關衰柳聚寒鷗駐馬城頭日欲斜一作駐馬關猶
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紫貂裘一作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來向公

子馬襲今日向商行

送渭州王龍圖

漢軍

一作兵

十萬控山河玉帳優游暇日多夷狄從來

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
燈炫綺羅此樂直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

余少時嘗聞一釣容老樂工箏聲與時人所彈絕異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絃絲蠻巧轉花間
舌嗚咽交流冰下泉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
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泫然

送鄆州李留後

北州遺頌藹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
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談四
坐傾富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保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

宿輒成拙句奉呈

萬釘寶帶爛罽鐐賜

一作錫

宴新陪一笑歡金馬並遊

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嗟零

一作流

落凋顏鬢晚

得飛翔接羽翰今日遽聞催遞宿不容多病養衰殘

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

自此而下二十首皆禮部貢院唱和一本

云
蓋二首見外集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羣英無譁戰士街故
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
公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一作擇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恩同萬國懽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燦燦春風
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
天顏自憐曾預一作與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閑繞危欄一作樓去復還遙望觚稜

煙靄外似聞天樂夢魂間豈無罇酒當佳節況有朋
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簷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閑袂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
上行歌遙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束馬追朱憶紅燭籠
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已疎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
關

憶鶴呈公儀一作和公儀

一笑相驩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
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

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携琴去共看婆婆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一作和禹玉書事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
舊一作事笑談今此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

為白髮翁自古薦賢為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答王內翰范舍人一本云叔懷謝景仁禹玉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獲新篇喜可涯自昔居前誚糠
糝幸容相倚媿蒹葭白麻詔令追三代一本注禹玉年前方入翰

林青史文章自一家一本注景仁脩撰又同書局我亦諫垣新忝

命君恩未報髮先華禹玉新除學士景仁新兼修撰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病眼自憎紅蠟
燭何人肯伴白鬚翁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
下風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一作和公儀正月始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
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

支離多病歎衰顏賴得一作有羣居一笑歡人老思家
甚年少身閑泥酒過春寒來時御柳一作水天街凍歸

去梨花禁蘂殘縱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
一作朝鎖漢臺空帳
望微將春恨託飛翰

春雪一本上有
和聖俞字

遠曉一作風聲惡褰簾雪勢斜應憐未歸客故勒欲
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
如霞

和梅公儀嘗茶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摘處兩旗香可
愛香來雙鳳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
解醒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洒有餘清

和較藝書事一作奉答
示之作

相隨懷詔下天閣一鎖南宮隔幾旬玉麈清談消永
日金罇美酒惜餘春杯盤錫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
雨新猶是人間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一作戲答公儀贈白一本無
白字鵬

務公憐我鬢如雪贈以雙禽一作鵬意有云但見尋常
愚白兔便疑不解醉紅裙吟齋雖喜留閑客野性寧
忘在嶺雲我有銅臺方尺瓦慙非玉案欲酬君

再再用其韻再再答公儀白一作依韻

佳翫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倒餘缸珍竒來自海千

里皎潔明如璧一雙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
紗窻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

簷瓦蕭蕭雨勢踈寂寥官舍與君俱身遭鎖閉如鷄
鷄病識陰晴似鶉鳩年少自愁花爛熳春寒偏著老
肌膚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當泥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

凌晨小雨壓塵輕閑憶登高望禁城樹色連雲春決
潏風光著草日晴明看榆吐莢驚將落見鵲移巢忽
已成誰向兒童報歸日為翁寒食少一作留錫

和禹玉字較藝將畢

槐柳來時綠未勻開門節物一番新踏青寒食追游
騎賜火清明忝侍臣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
家人賀在李詩莫嗔年少思歸切白髮衰翁尚惜春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用其韻一作和禹玉喜定號

衡鑿慙叨選英豪此所鍾古今參雅鄭善惡雜臯共
揮翰飄飄思懷竒落落曾披文驚可畏奏下始開封
但喜真才得寧一作虞橫議攻欲知儒學盛首善本

三廳

和出省

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
差臺官一人拆封出榜一作和公儀

僮奴一作如僕被莫相催待報霜臺御史來晴陌便當

野人言慶得才共向丹墀侍一作待臨選莫驚鱗鬣化

風雷

風雷

居士集卷第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

蘇軾二章拜獻太傅相公雖不足擬揚大君子之

伏惟俯賜采覽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

韻以叙鄙懷兼伸感慰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以當之謹依元韻課成一首聊述媿佩之意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

身亦經春多病略無少暇誠有可嗟謹依元韻輒舒鄙素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京本公寵示喜雨之什過形獎

誘感愧何勝謹依元
韻奉和少伸郵誌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京本謹作某落伏蒙寵示嘉
篇謹課成七言四韻以叙謝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京本詩作某落伏蒙寵示去
思堂詩曲有褒揚形于雅

韻有以見大君子樂善之心而小子
蒙幸之厚也謹課七言四韻叙謝

答大傅相公見贈長韻

京本後學其為榮幸何可勝
過衰後學其為榮幸何可勝

言不盡述鄙懷聊叙感槩一隨高韻
又言不盡述鄙懷聊叙感槩一隨高韻

答杜相公惠詩

京本報以嘉稿而清韻孤高無容攀企
蒙報以嘉稿而清韻孤高無容攀企

率強累日終不能成智力俱疲不知
自止謹於別韻課成一首伏惟承覽

右詩序定本雖從簡然公舊語不可不存

酬張判官泛溪

一作示泛

贈歐世英之才美

一作才美

手植雙柳從老徒

一作徒

憶幽谷寫取

一作去

和韓學士誰能惟當

一作當

題滑州溪園遙知

一作君

奉使道中地理

一作理

又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朱憶

作朱珠

和出省聯騎

一作連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十三

詩五十五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

一本注革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
還家問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
試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

六一作五

時會堂二首

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
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臣職

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

先春自探兩旗開誰

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鑾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

春貢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隨一作從綵旗行喜聞車馬人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冒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一作鎖入斷人聲樓閣一作闕沉沉夜氣生獨直

偏知宮漏永稍寒尤一作猶覺玉堂清霜雲映月鱗鱗

色風葉飛空撼撼鳴犬馬力疲息未報坐驚時節已

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號富繁羨君風力有餘閑漁樵人樂

江湖外一作上談笑詩成罇姐間日暖梨花催美酒天

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得陪佳賞莫惜

新篇屢往還一作應有新篇慰病頰

送沈學士知常州康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船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

颺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翻紅袖飲

方豪平生粗得為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

懃因思去年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

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雋寮古屋醉吟燈豔

豔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

復銷顧我心情又非昨祇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一作隨老速物意逐

時新貫酒開邀客披裘共一作自探春猶能一作自略一作勉

疆顧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

仁

閨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鑠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
動冰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憐身事一
漁舟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
泊生涯半為病橫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
似澆自是少華豪播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秦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不分臘雪乘全銷凜冽春寒氣尚驕攝事初欣迎社

驚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鸞篁舌

漸調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

一作齋館暫無慘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冤知不
返翠崖遺迹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
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一作春
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後草澌澌十
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病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莓苔生壁圖書
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
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

嘉祐四年御試進士時詳定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宮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
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鞞紅牡丹

洛中花之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
署一作君王殿後見鞞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

用其韻暗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

尊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綠萼憶來時見桃著子
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鬚髮皆黑麋杏必
時折腰聊為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欲
歲熟紫擅皮乾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
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一作青苔點點

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堪鳥啁啾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

田家謂麥熟時為黃栗留出詩表

送王平甫下第

安國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取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為醉一作酒別還家何以慰親懽自慙知子不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閑見初一作初見落風定不

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

窸軒滑不搖嘉樹衝宜走畫轅寒欺白酒嫩暖一作老

愛紫貂溫遠霽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鸚鵡語翁

坐凍鴟蹲病忍驚殘歲朋歡賴酒一作樽稍晴春意

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臥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

嚮學今為盛優賢古莫如覲深嚴禁署一作閤宴樂

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

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
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詩唐李杜言語漢
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寒谷借
吹噓朋友飛雖鷺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
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
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
歸歟引綬誇民吏推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
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爲洛陽

名譽明重見魏家紅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爲白
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
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
國景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
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餽粥冷清香但愛爨
煙新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臯門路寢闕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
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
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夾根莖
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

一本作謝上賜罷口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饌一作集
羣英論道皇墳奧貽謀一作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
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
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惠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獻

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 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
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思未報清血但洩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
筆侍臣新和栢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一作鼓愁
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畫翼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
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
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六龍白日乘雲
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
處今日龍輜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
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
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

惟應魂夢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意從先皇駕幸法然有感

琳闕岩岩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
殿水閣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
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

蹟

空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
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

京本作送王勝
之兩浙運使

合國文卷十三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
井舳艫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翻白
鷺濤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閭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
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
丰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馳
謁小雨班班作鷺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

詩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
閒鷺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脉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却思綠葉清陰
下來此曾聞黃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
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
鬢君謨今已白刁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

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 一作齋夕感事

齋宮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闌。
美酒清香銷晝景，冷風殘雪作春寒。
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盡掛冠。
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
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
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麕。
笑殺汝陰常處士，墨蹟作雲十年騎馬聽朝朝。

集禧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
卧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滁洲曉曉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
天清黃道日，街闕綠楊風。
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
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
自愧陪羣彥，從來但撲忠。
時平容竊祿，歲晚歎衰翁。
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
稻梁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
綠苔人迹少，黃葉雨聲多。

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
瑤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
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
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
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行殿峩峩出綠槐琳房芝闕聳
竦一作崔嵬管絃飄落
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
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
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
鍼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君上集卷第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兼簡子華景仁相伴一作相逐

奉洲長文出城鴛篋一作篋莫嫌一作莫懷無慘一作慘

寄劉舍人笑語一作笑語

和江鄰篋桃花歸後一作去

景靈宮致齋石本序云某啓景靈致齋書事奉懷一審
官糾察太學史院玉君子伏惟采覽某上

和武平禁直書懷一作謝

早朝感事石本
作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一作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一作醉後人一作後間萬事空蘇梅

二子今止矣索寞滁山一醉一作除陽一作惆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
鉅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
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閑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
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滌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
感事悲雙鬢包羞一作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穎
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
籬菊惟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
角帳寒春雪壓青氍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
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
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
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露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

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史

一作

使君醉玉塵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
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為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官嚴大饗吉土兆精禋
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
奉冊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消元陌塵乘蘭修禊及芳辰思深始錫龍池
宴節正須一作方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丁巳紅琥珀
傳盃澗澹碧琉璃瑩水滄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

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
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雙鬢惜
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詩字一本有集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為白髮翁卧讀楊蟠一千
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旆俄驚一作問反舊問諸老誰能

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
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碑本院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
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
作一作芡編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元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
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
榮禮數優棠隸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國王煩心渴喜鳳團香先朝舊例兩府已余在仁宗

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息憫衰朽許從初服返
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
方慶逢千載俄驚過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
仗動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息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
盛放斥嬪嬙永巷空威懾一作黜羗方問罪丹成仙
鼎忽遺弓霜清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
扇猶疑五載欲時巡雁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

石麟白首舊臣瞻畫翼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
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羨玉塵閑揮白
日長豫約詩一作書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為州身行南鴈不到
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為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
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絕

黃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
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賴人莫恠歸來
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瘁
寐此時才得少踟躕許余時將赴亳社思
枉道過賴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
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

康豐寄語瀟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僊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禪宅相望樂木火吾州仍得洽仙鄉夢回枕上黃梁
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時敵力
難當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
實磊落韓嫣黃金丸聊効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
琅玕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水梨熨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間君仍在最高峰
山藏六月陰崖雪潭養千年蛻骨
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
相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
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毫陋邦
我來仍值歲豐穰
烏銜棗實園林熟
一作一本蜂採檜花村落香
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闢吾
欲反耕桑若無賴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 一作思穎寄常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疎
穎水多年已結廬
解組便為閑處士
新花莫笑病尚書
青衫仕至千鍾祿
白首歸乘一

鹿車況

一作幸

作

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

一作哀

帶

笠

伴春

暢 滂也

渦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
神物中藏岸不枯
一夜四郊春雨足
却來閑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掃旆西城一據鞍
耕夫初識勸農官
鷓鴣日出林光動
野闊風搖麥浪寒
漸暖綠楊纔弄色
得晴丹杏不勝繁
牛羊雞犬田家樂
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琳闕聳嶺岼弭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
裊畫廊行處佩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
瓦寒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拄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
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養用道士顏如
玉愛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藥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
來棲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藥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齡
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青一作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
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
贈黃道士詩并感作三絕見索拙句輒爲四

韻奉酬

能茶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
鶴謫仙今已拚黃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爲

惘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後一首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驪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

角雞鳴蒼蒼一作蒼蒼海浴朝暾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

慘一作慘歲已昏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瘠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倦征軒三齊舊富閑人行桑下路日

一作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和犯客顏惟應思穎

夢先過穆陵關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

表海亭

流水南洋比洋河也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城四

西二面山差遠髀肉已消嗟病骨凍膠猶可慰愁

顏頰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為外
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
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道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
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穎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為愛南山紫翠峯，偶來仍值雪初融。
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閑行白髮翁。
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
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

一作雪

臘雪初銷一作融，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山橫南陌。
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使壯心摧。
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斬風物老依依。歲熟鷓鴣聲樂天，寒鴈過橋

跨鞍驚髀骨，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
嗟咤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泥一杯。
賴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
自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
清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
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顏顏。
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

富相公創亭

巖薛高亭古澗隈偶携嘉客共一作徘徊席間風起
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廷元老今華泉落
斷崖春壑響花葢深崦過春開響一作新雨亂泉逢石
磨麤一作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橫琴銷永
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
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狀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

驚喬木成陰百轉鴛鴦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
耕史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

一本此篇已下係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

白首三朝杜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
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鐘鼎勒
元勳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畫錦堂

昔憇甘棠長舊園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為霖
雨被袞何如衣錦歸公蕭出白西極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歸執以司徒持中尋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
靜每來臨水翫游鯈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
信陶釣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
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

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祿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

足一作得買輕裝君息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

留題南樓二絕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閒四時一作終日面孱顏須知我是

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公退留賓誇酒

美睡餘歌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徽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恠我蹉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令萬物
遂無能擬乞一身閒花前獨酌樽前月淮上扁舟枕

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讀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轡笑談二紀思如
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
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爲毫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罇俎
樂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逐
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大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髡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
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騷驥已嗟埋玉向
蓬蒿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郡諫議見寄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賴水新居
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一作斤鷄敢言寥

廓遂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
効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瘠渴陶令猶能一
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居士集卷第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寄題沙溪寶積院寶積去沙溪十五里詩刻猶在
而諸本皆作寶錫今兩存之

永厚陵挽歌辭前有引狀朝佐攷公家定本如謝
賜飛白詩引狀皆載別卷今編入外集第五卷此
不重出

恕本惟亭作高
亭餘並同正之

穎州唱和東穎西穎何為樂一作還

靈駕發引挽歌辭點羌一作羌

郡齋書事秋熟秋色

書懷春鋤一作春鋤

表海亭亭亭一作高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十五

賦五首雜文五首附

黃楊樹子賦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
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
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又字無不知
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
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
歲隄近日的皪一作燦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



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蒼鬱以含霧一作
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栢上臨千仞之盤
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曠色偏依最險
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轉而猶見峯漸回而
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一作露滴負勁節以誰賞
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宓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
嘲啻裊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
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
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 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
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
齋予心以薦誠一作以靜而求一作動兮見乎萬
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
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葍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
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
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
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
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

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
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
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衰、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
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
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
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
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
土、長長無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
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
而一有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

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
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
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
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
將吾一作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
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跋云子因學書起作
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集守
之不去此賦也 秋聲賦 以于之
歐陽子方一作無方字墨蹟止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
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

碎泝如波濤夜驚風雨驟驟一作風至其觸於於字無物
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
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星蹟無余謂童子：此何聲
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星皎皎潔，明河在天，四無
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此秋聲也胡為
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
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
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縹，而
爭茂，佳木葱籠，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
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星蹟無乃其一一作無氣之餘

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
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星蹟有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
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一作有無情，有時一作有飄零，人為動物，惟物
之靈。物一作人惟動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
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能一作有及，憂其智之
所不能一作有行，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一作本蹟同然
黑者為星星，奈何以一作無非金石之質，一作有欲與草
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

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一作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 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蔭白雲之搖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閭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河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一作而之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雲層

冰之所聚，鬼方窮髮一作微，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迷，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翅空廬之湫卑兮，甚龜蝸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蠅伺余之入屋一作蠅，蠅一作蚊伺余於壁，虛坐賴有客之來，余兮，贈端石與斲竹，得飽食以安一作與畫，寢兮，瑩枕冰而簞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
蚋之利角。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
爾欲見及。杯盃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
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
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
若乃華榱廣廈。珍簾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
氣感。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
枕之一覺。冀煩歎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
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眶。目
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

公於髮鬢。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了
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頭僵。此其為害
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
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
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
鮮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彌為景迹。一
看露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
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
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
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

及時月而收歲謹餅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
病而窺覲至於大哉肥牲嘉肴美味蓋歲稍露於罅
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
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
藏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
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
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
而可悼

雜文五首

醉翁吟 并序 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余於滁太常博士沈遵一作醉翁亭有
字好竒之士也聞而一作止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
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秋去年秋秋無余奉使契丹沈
君一作會余有一作於字恩冀之間夜闌酒半四字無此
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為之辭以贈遺作
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一作翁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
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
出遊其蹊咿嚶啁啾於翁前兮醉一有不知有心不
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

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
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
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

并序一本題下云
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
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
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
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
其行也一本無為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極道
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山峯峯兮杳杳
乎青空天鏡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
窮穿雲渡水兮無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
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
肥兮鳥獸雖誰其人康鹿兮既盡而豐不知人間之
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
來乎山中山之樂不可見今予其往兮誰逢其丹
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嶢嶢
兮橫一作路風颯颯兮吹松雲亘冥兮雨霏霏白猿
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公紛以青紅千林靜

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
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梯崖構險
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夜之人兮固固亦
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
喬一作松之蒼蔚兮藉纖草之茸茸苟其中以自足兮
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七兮固亦絕世
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自棄於無庸嗟彼
之人兮胡為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
兮誰同其三

雜說三首 一有非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
一作星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
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一作雜說
蚓食上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
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嘯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
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抑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
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
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
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次篇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

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
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
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
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
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
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無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
所無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
三本無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
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

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
為哉夫四者所以相湏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
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
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
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
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
有感一本此屬首篇

居士集卷第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楊樹子賦

多黃楊樹子

子一無字

漬激

漬當作噴

鳴蟬賦

又如

一作同

空廬

室一作廬

憎蒼蠅賦

了髻

一作髮

醉翁吟序作醉翁吟

作爲

雜說第三任矣

此下有手

字學也

此上一有於字



居士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十六

論三首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

撰梁唐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

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為一篇一作卷藏之秘府而

昉等以梁為偽梁為此字無偽則史不宜為帝紀有一本

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為一書或比而則一作亦無

漢雖為前後二十二字一作前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
 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
 法蓋後唐務惡梁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
 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
 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
 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
 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
 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恠仲尼嘗
 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
 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

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
 周以建子為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
 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
 商周之為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
 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
 以十月為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
 以為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平復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卜五字
 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
 也而後世推次以為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
 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

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
閏真偽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
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
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
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
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
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
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夫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
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
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
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
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純
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
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
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于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

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於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一作授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

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拯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恠竒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

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以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

被于生民彌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兼一作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奪常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

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

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恃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

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戢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

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止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為傷已若因而遂竊王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

欲于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

為魏說者不過曰於一作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薦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

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謂契丹滅晉周其迹異矣而今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柰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壯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

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偽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滅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為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

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偽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為偽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主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

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
不為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
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
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
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
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
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
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
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
唯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居士集卷第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攷正統論初有原正統明正統秦魏東晉後

魏梁論凡七篇文有正統後論二篇或問一篇魏

梁解一篇正統辨二篇當編定居士集時刪原正

統等論為上下篇而繼以或問魏梁解魏梁解在第十七卷

中
餘篇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正統序論以謂正統

慶曆文粹統
字「有」

正統論下秦起夷狄

夷一作
成

符生

符皆富
姓也

或問益之

此以下
字一

居士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治其受惠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
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
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
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
皆其不勸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弦笙一作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
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
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
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者一有也故
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
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
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
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

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嗇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一有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繼繼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

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無此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徃徃倡而殿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

排之一甚有何其不思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

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

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

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一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

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

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

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此無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

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

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事

也今一介之七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

本論下

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

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

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

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

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

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

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
論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
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
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
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
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興
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
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
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
容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執也奚必曰火其書

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
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
稱王春秋書用郟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
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
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
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
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
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
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

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
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于講明而頒布
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
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
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
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
惜哉昔孔子歎爲備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
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
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
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恠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

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
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
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
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
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
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
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
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
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
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

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
何則患深執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
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

在諫院進一本以論為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
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然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
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

兄弟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
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
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
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
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
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
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
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
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
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

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

十一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小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猷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一作朋黨議四字

魏梁解 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熱魏而辨不為偽議者或非予一作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弒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

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
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
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
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
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
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
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
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
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
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

得而揜耳使爲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爲惡者
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
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之辨爲小人者亦知其
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
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
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四君
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
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一作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
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揜也如
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揜其惡者

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為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褻善畏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

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矣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

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彌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外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此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

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中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患虜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平過問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言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平衛者言我今軍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知其是也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

我適見薛文遇爲之內顧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
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
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
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
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
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
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
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
豈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
哉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

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
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歛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
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
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
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
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
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
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

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也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

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
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
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
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
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
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
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
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
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

也前世之禍亂敗止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居士集卷第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 攷本論初有上中下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
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
集

本論上王政闕闕一作者洽洽一作者廣耳聞目見無非仁

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十一無此字其為一作莫知所

趣趣一作操戈而遂之而一作

本論下蓋歎蓋傷一作亦有可以惑人者一作亦有所長

朋黨論而已一作其紂有臣紂一作以辨君子以字下

魏梁解不黜一作絕

居士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十八

經旨十一首辨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

大衍易之未也何必盡心焉此字無也易者文王之作

也其書則六此字無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

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

一作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

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

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



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
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為卦爻起於奇耦
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
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
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卜一作筮凡
子出於心未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
占一作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
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
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
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

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
六爻之文占辭也有文王少大衍之數占法也自
皆一作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
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
占一作辭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
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
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此字無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
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

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感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

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通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一有字或問一有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爲二

掛一揲四歸奇再扚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
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
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
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
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
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
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
也矧占之而不効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
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亦嘗言
而雖繫辭之疵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

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
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多少一又字
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
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
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
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
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

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高峭

大意之三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後曰後其一
 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後之曰後其人而信
 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
 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
 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後聖人此
 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
 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
 氏明作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
 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
 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

措情之見

數制確

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
 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
 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
 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
 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
 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
 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
 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
 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
 此無新奇多有一作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

史記卷八

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

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援徑駁傳三子不敗之地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是抑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

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
 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
 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
 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
 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
 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
 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
 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
 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

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
 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
 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後而知其攝也
 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
 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
 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
 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
 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于奪為輕重故曰一
 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
 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

復能解此

其善實一作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
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
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
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
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取公羊殺梁皆
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
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
而知其假攝以之乎子為定對真不可易

春秋論下

載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

其例矣

以被罪者
赦者之例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
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敢春秋用
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
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
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
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
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
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
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

例中
有義
識力

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一有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恕也。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

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
 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
 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
 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
 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
 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
 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
 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
 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
 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

嘗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
 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
 盾曷為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
 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
 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
 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
 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
 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
 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
 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

三傳牴牾
 甚多以左

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為此字無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一有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賁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巳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

也此字無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眾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

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言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然不與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秦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其往歸之當是時紂

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
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
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
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
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
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
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右者人君即
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
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

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
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
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
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
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
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
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
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
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
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

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秦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此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矢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手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叔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及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

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
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
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
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
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
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
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
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
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居業集卷第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初公作易或問三篇第二篇論卦爻象其後刪
去別作一篇論繫辭此卷所載是也元論卦爻象
象一篇諸本皆不載恐遂棄遺今編入外集第十
卷

明用無首

無當作
无下同

春秋論下而嘗藥之事

而一
作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
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
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
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
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
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
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遭家艱閔余哀荒俯
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勉獲清明
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
年荐承諄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
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
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
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
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
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賜太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
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
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
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序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
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
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
並修厥官紂乃非違先以正而為率勉夫怠墮惟其
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
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
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
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
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
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
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
欲其如此故特申於六諭以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
使人更宜精擇不令一節以紊彝章早所宜押賜押伴

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
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
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
命獲主人器于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
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
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頃
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極前
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諸

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頊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

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違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

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
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
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
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
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
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
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
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
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懽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居士集卷第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皆任叅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
元又有濮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濮議更不重出

政詔一候

一作候

文司徒

二字上
有攝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鬥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間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爲人狀兒竒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
賊平公還鄉里以二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
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語音鬯然殿中皆聳動太宗竒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均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
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
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五代
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

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
邦然闕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
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採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
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函澤濡民
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
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
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
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
講許上府王薨公出知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
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

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
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
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
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
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
疾少間趨趣一作就道已而疾病一作革以某年某月
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
野大閻一有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
某官考父一作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
貴進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又長曰某某官次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
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
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
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
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
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
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
詞曰
閻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
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鄉

挺一作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 并序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子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

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立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關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詔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為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三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下
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
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
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
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
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
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

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職遂二年罷知永興軍行
遇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
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
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
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
以事上福民智足以利物思足仁足以潮州無鱖魚食人不可近
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鱖一作患屏息
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鱖而聽今公戮鱖而懼所為雖
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
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湖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

之秀者就于學知壽
食饑者吏民以公故也
豈以是為私惠邪蓋

之樂也錢塘江堤以
而復理公歎曰堤以
而害公政者言于朝

事主言者以黜公公亦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
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
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
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

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
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
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

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
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
亦便是時丁晉公叅知政

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
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
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
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
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
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勅為木龍以巨木駢齒
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
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
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
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

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

一本有歲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

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

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誥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

察欲中以事而誥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竒動京師

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誥政苛暴

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誥欲加以罪公為樞

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誥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誥

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無副使字一

常以方嚴肅下肅作方嚴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

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不吏公貶潮州

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

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

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

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

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

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

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

所紕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父于外

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

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敢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手鄭其廼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

以廉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龍衣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無字及第無字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

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躑不安求去秦公
笑曰此學兒一作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
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
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
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於時無嗚呼可
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閔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
儀同大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
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文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會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壻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

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有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

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
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
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
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
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
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
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
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
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

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
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
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
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
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

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而一本有奪賊地又城細六字蓋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陲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一有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

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

一〇四卷二十一
十一
遂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
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
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
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
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
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
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
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

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軍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言公即請行
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
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
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
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
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
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

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為有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指紳處士里間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豈乘吏急治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艱一作哉初証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貽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居士集卷第二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
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
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
論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
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
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
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

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
公爲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
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
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
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
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
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辯
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勦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
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
恨之故今羅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

公亦罷六字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
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賤已下至故卒置
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
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余從衆而載堯夫所改如
此陳無已談叢叙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呂公薨范
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
無已謂歸重而自訟過矣

陳文惠公碑

棄官

此下有家字

啣當作齧

范文正公碑

來臣

作一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一

碑銘四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銘并序墓誌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

志以文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

八年始一有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

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祕書丞為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



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

洽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

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公既繩其大而人

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

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一作交結權貴又有恃其

勢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敢犯公法

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

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

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

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

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

太宗遽遣繼捧徃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

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

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如此有

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

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

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京西轉

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

潘惟岳一作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一有以

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
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
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旣久不解丞相張齊
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
屬王超超材旣不可專任以一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
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爲詔
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公度言終不合
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
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
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

戶部員外郎知秦州戶部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
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
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日有誤入添
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
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
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
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
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
人曰某一本曰某二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
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

改葬龍治

一作津

鄉之源

一作原

頭慶曆六年夏其孫輩

稱其父命以

一事有公

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

曾氏始出於鄩鄩為妣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

之際莒滅鄩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

自鄩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為曾

氏而蒞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

餘歲而至於公

一作千有餘歲

夫晦顯常相反覆

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

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

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

不合而出

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

一本作然其在

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

無一本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

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

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

一本將特詳焉所以

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

一本作逆

有若著龜

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

一作論

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

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

銘并序

卷二十一

四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有世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真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

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不知奪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為此乎何苦自貶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其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甚厚矣聞者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世矣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廢補太常寺

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其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者百餘人以詫託一作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吾以術陰有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發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

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較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良而民愛其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公不以獲則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

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

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

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卒用公言議一作為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秦一本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

治一作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

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若一作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

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

一本有平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

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

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

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是歲天子開天章閣

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

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

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

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

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

...

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

一作有所為其一本而任之大用豈其不欲空言而已

一本已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銘

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董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

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

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

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

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

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惟冀

國

三字無此

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

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雋德偉望顯于朝廷遊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

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

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

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

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

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

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

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於今百年而程氏

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

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

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

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旣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曠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昱裔孫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

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
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朝
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階第一爵勲階第二
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
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
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

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
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
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
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
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
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
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
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
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

開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
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
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
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二
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
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
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
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
乃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

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
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
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
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
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
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
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
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
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
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

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
 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
 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不無滿歲罷不然被謗
 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
 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一有學士
 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讀一有侍學
 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
 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
 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
 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

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欲
 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
 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遷一有尚
 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眾折之其語
 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
 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
 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
 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
 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

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廊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出兵夏人以為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神陰鄉張劉里明年裕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仟壹伯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

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聖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世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

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冀國程公神道碑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朝佐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師羅本尚書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日丞相張文節公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朝佐按文簡兩為中丞其初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為集賢相實當筆明年

三月文節薨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
守中丞諸本誤載文節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
本移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諸本作至和三年閏
三月薨惟羅氏本作嘉祐元年朝佐按仁宗實錄
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固宜
繫之至和但史官例書新元則至和合盡二年羅
氏本亦有所據

遺使者一有十萬一作十萬數某日卒本

十日再遷一作再贈龍治鄉一作治池

待制王公碑又為一作嘗為之時獨三字一近寬字

曾祖諱徹祖諱祐考諱旭公以慶曆五年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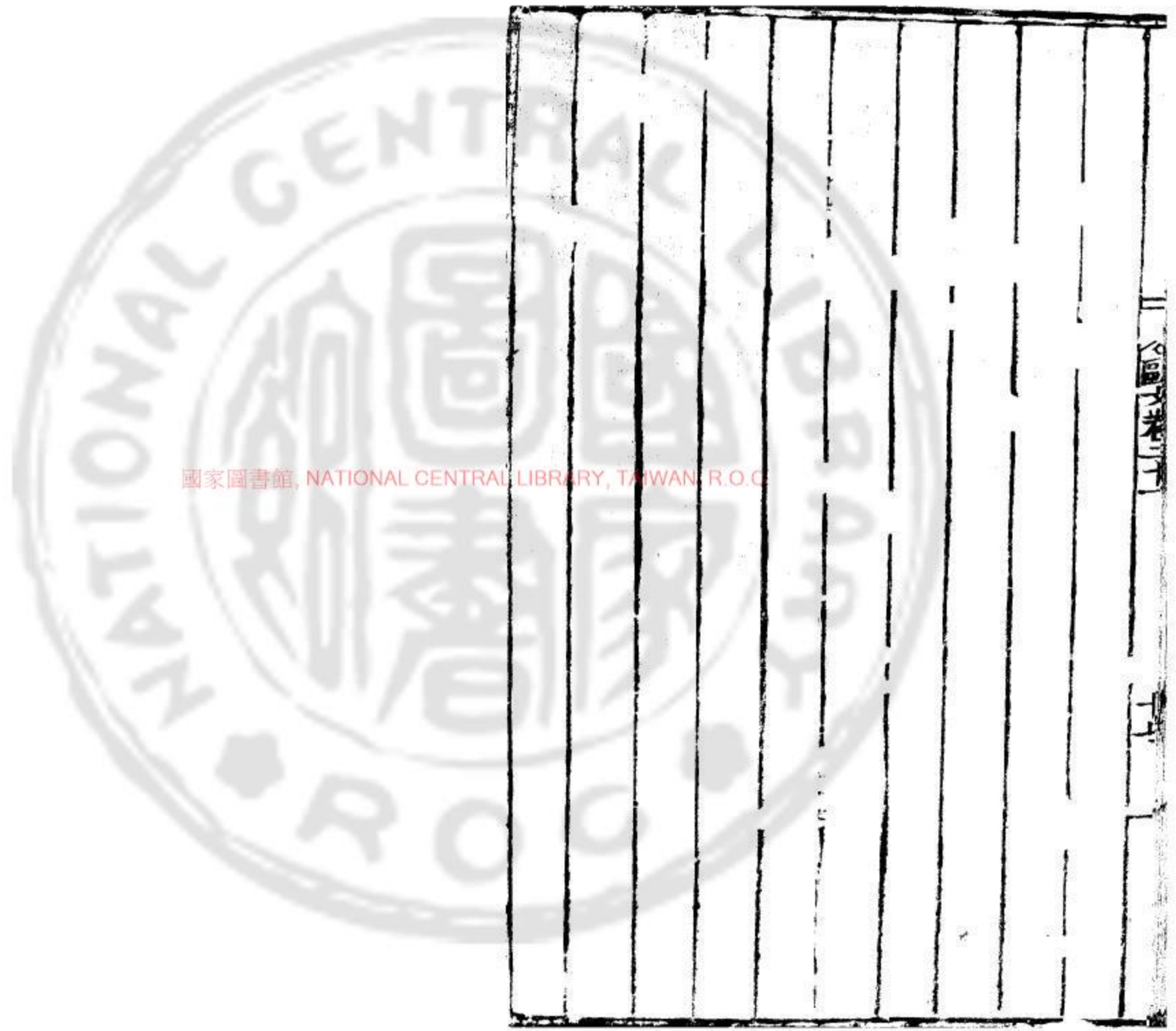
月二十六日卒書一本所

冀國程公碑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如此再世

程文簡公碑又之一作命置被貶斥已而有來

降者乎無堡塞一作猶上書言一有廣平郡三字上

字



二
圖
文
卷
十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

戶食實封六千五百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

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

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

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

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

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

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

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

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

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平一作江

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

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

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

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

拜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父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政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

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館一作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

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君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凡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

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
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
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於一作朝率百官賀公獨
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
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
一作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
曰承規一作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
有求為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
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
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

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
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
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
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
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問言
凶之說真宗怒次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
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
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
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
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夔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後作

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盛為懼其
 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
 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
 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於
 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
 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
 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
 其可紀者輒聲聲無為銘詩昭示後世四字無上以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賞罰功當
 罪明相所一作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

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

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園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

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寢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郤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國太夫人妣吳氏唐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一作知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

南發運使具舟送之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
鑲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
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
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
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
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
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
其後悉闕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
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
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
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
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
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
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
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
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
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

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
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一有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
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
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
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
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
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
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為
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

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
乃還其王號公為又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
寒士躡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
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
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
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閱天下困弊
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
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
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
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

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
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
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
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
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
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為政敏而務以簡便
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婦孝謹未嘗為
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
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
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

一作成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
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
田貞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
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
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貞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
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
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
有二三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
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有

鳴呼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干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
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存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又注悞字云上同禮部韻始
以誤為謬以悞為欺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
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誤
悞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

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
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
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
當以碑為正

唐上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
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
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
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
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
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公可任
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
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
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
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

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
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
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
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
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
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巨
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
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
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
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

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
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
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
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
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
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
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
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
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
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

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
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
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
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
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
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
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
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
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

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
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
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
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
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久無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
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
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
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
詰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

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
徒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
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
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
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
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
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
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
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
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

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
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
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
下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
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
恩意可以裛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作
紀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
國公祖諱玄追封邗一作邗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
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書一有中追封魯國公諡曰
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

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
洪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
次曰咸庶一作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
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襄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
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
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侮

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
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
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

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
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
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
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
不任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
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
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憫

然愷視朝一日博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
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
人質重剛勁而言詔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
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
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判校三史充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
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
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
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
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
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
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
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
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
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
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猥以謂

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旦使吾息兵養勇
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
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
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
一作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
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
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
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
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
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夫

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一本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變賊儂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公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

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無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

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作本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

賈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武恭公碑河南密此下一過險一作號其軍一作

其能捕一作

余襄公碑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一本兵馬鈐轄

有鈐字上一某甲子一作成山一作成猶留猶字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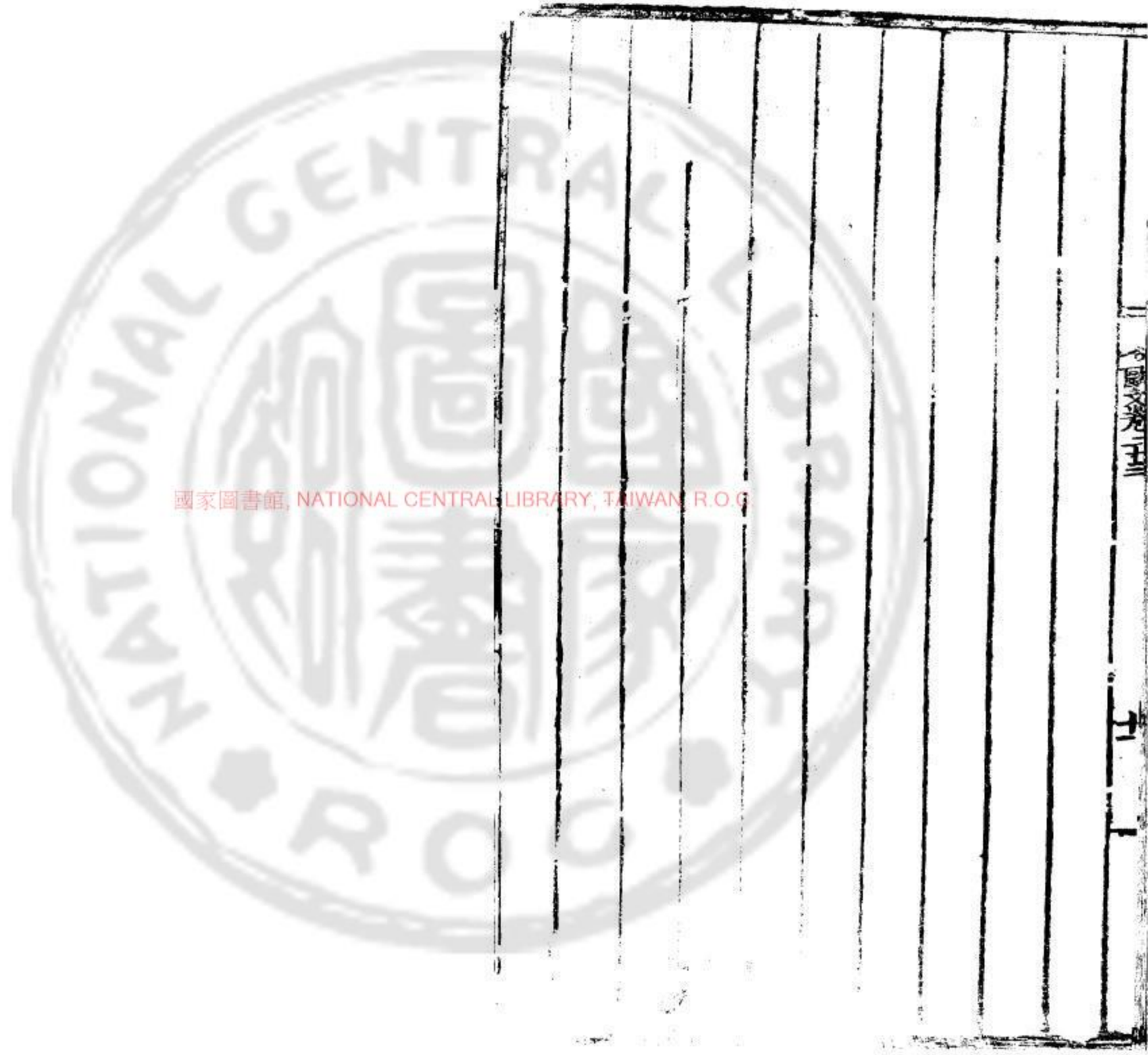
兼衛將軍一作嘉之一作廣東西一作廣入海一作

太常寺太祝一作皆適士族一作

尚孫男四人隆太常寺奉禮部同徽同

京未

石本所書較集本
加詳蓋刻時所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五